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第三十回 施碧霞親行討救 眾好漢聚議下山

話說來貴、三元二人見禁子不肯放他進去，只得將酒飯與禁子提入監內，二人僅在外面打聽而已。且說邱君陸見田大修與李榮春二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，沒奈何，只得寫書一封，差千里馬星夜趕進京去送與花太師不提。且說陳松來南京打聽消息，聞李榮春不肯招承此事，想道：「此事乃是花家要陷害他的，就是欽差所以執定主見一味酷刑，倘李大爺與田大人受刑不起，屈打成招，性命豈不難保？我曾受過他的大恩，必須報他的恩。我今須當到京去求母舅，他在刑部衙門辦事，待我去委婉求母舅救他便了。」想定主意要行：「只是並無路費如何去得？也罷，待我去與李夫人借了一百兩銀子做路費罷。」遂走到李府來對李夫人說明此事，遂借一百兩銀子進京而去。若說陳松要救李榮春，無門可救只得進京去求母舅，也是無奈的擺佈，只是盡他的心而已。

且說李夫人見家人來報知，說李大爺雖受酷刑只是不招，心中想道：「雖然頭堂不招，只恐二堂難熬酷刑，那時若是招了性命卻是不保的了。」止不住眼淚汪汪的哭泣。施碧霞對李夫人道：「恩兄此事皆是為奴兄妹二人而起，奴家豈可坐視不救？奴家哥哥在蟠蛇山焉知此事，待我到山上去說與哥哥曉得，叫他來訴明此事，免得恩兄受罪。」李夫人道：「想爾哥哥為人莽撞，猶恐弄出事來反為不美。」施碧霞道：「若說我哥哥乃是氣概剛強的漢子，平生是不肯累人的，叫他前來到案說個辯明真假立刻明白，豈可害恩兄無辜受罪？」淡氏大娘道：「那審問官員猶如虎狼一般，若叫爾哥哥前來到案豈不似羊投虎穴自送性命？」施碧霞道：「古人有言：一身做事一身當。我哥哥也不是那貪生怕死的人，嫂嫂何必如此膽怯？」李夫人道：「爾是個女子，怎好去出乖露醜到山上去？」施碧霞道：「女兒前在山海關尚且自能到此，何況此地到山東？只須換一副男衣便可去得。」李夫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爾去書房改裝便了。」

施碧霞來到書房，將通身衣裳改換起來，頭戴一頂武巾，身穿一件綠綢戰衣，只有裙底下靴大腳小，欲穿起來只是行走不動，如何是好？想了一回說道：「有了。」將些破棉敗絮塞滿靴內，又將針線拿來縫了，穿戴打扮起來果與男人無異，遂走出廳來。

李夫人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「果然像得緊。」吩咐備馬伺候。施碧霞道：「母親請上，女兒就此拜別。」遂拜了四拜，又與淡氏大娘拜別。李夫人叮囑道：「爾執意要去，我也難以阻擋，只是路上須要小心謹慎。到了山上叫爾哥哥只可婉轉來辯此冤。」施碧霞答道：「女兒遵命。」遂辭別出門，上馬而去不提。

且說邱君陸打發千里馬星夜趕到京中，將書密投門上，門上將書獻上與花太師。花錦章將函拆開一看，想道：「如今此事如何處置？」即忙差人去請花錦龍、花錦鳳二人前來計議。

花錦鳳道：「施必顯在蟠蛇山猖獗，這個不是假的，又有一封書信，總要算為憑據。陶天豹駕雲而遁，豈不是左道旁門之徒？明日見朝哥哥先行呈奏，我在旁邊也來奏聞，說他們通連一黨，仗著妖法所以練刑不認，請旨將此二賊先除，免了國家之患。」

花錦龍道：「不要性急，且緩數日，等高指揮回朝復旨然後行事，一發情真事實了。」花錦章道：「二位賢弟說得有理。」

不幾日高指揮已到京中，先來見花太師，花錦章備酒款待，又差人去請花錦龍、花錦鳳二人前來陪宴。花錦章遂將前情說與高文傑知道，叫他明白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面奏：「老夫保爾官上加官。」高文傑依允，酒席飲完，辭謝而去。

次日五更三點，皇上登殿，兩班文武拜舞山呼已畢，黃門官啟奏道：「今有高指揮回朝復旨，現在午門外伺候，請旨定奪。」皇上傳旨：「宣高文傑見駕。」高文傑領旨上殿，拜舞山呼已畢，奏道：「臣錦衣衛指揮使高文傑奉旨出京，捉拿李榮春、田大修、陶天豹等三名重犯待勘。不想拿下李榮春，卻被眾百姓擁來喧哄阻奪，被臣同揚州府縣各官理論方退。田大修與陶天豹抗違聖旨，扯毀詔書，將臣打倒，辱罵不堪。田大修已拿下文與邱君陸勘審外，尚有陶天豹一名用左道旁門妖法駕雲而遁。非臣不能拿他，實因逆犯倚仗妖法逃去。」花錦章出班奏道：「臣想李榮春、田大修與賊寇通連，獲有書札為憑，蒙恩欽恤田大修，特差邱君陸往勘，當是時拿下。李榮春民多喧哄，而田大修膽敢抗旨毀詔，罪不容誅，陶天豹左道旁門妖術，均各有證有憑，此等巨惡實為國家之大患。」那花錦鳳、花錦龍亦出班奏道：「臣啟陛下，田大修與李芳通同賊寇，勢甚猖狂，膽恣橫凶扯毀詔書，毆辱欽差，即是欺君。自古有言：不除稂莠，難種嘉禾；欲斬盜源，先除盜黨。臣請萬歲先將李榮春、田大修二人速行正法，不但除了賊盜的羽翼，而且眾百姓們亦知畏法自新，仍為盛世之良民。一面嚴拿陶天豹，一面挑選雄師剿除逆寇。伏乞聖裁。」皇上傳旨：「依卿所奏，即著高文傑速行，命邱君陸督斬回奏，九州招討花卿提兵前去剿捕，務在盡除賊黨，毋遺國患。」二人領旨，駕退回宮，兩班文武散朝各各回府而去，花錦章滿心歡喜不表。

且說施碧霞一路來到蟠蛇山，那巡山嘍囉大聲喝道：「爾這人好大膽，敢來我山下探望麼？」施碧霞道：「爾去通報施大王，說揚州有個姓李的朋友，要來見他。」嘍囉聽說是施大王的朋友，連忙走上山來到志義廳跪下稟道：「啟二大王的知，山下來了一人說他姓李，是揚州來的，說與大王是朋友，叫小的特來通報。」施必顯聽了道：「莫非是李榮春兄弟來了麼？」

即時吩咐大開寨門，三人一同下山前來迎接。施必顯大叫一聲：「李榮春我的恩賢弟，爾來了麼？」施碧霞叫聲：「哥哥，是我在此。」施必顯定睛一看，叫聲：「噯呀！原來是小妹到了，為何這般打扮？快請上山說個明白。」四人一同上山，來到志義廳，各見了禮坐下。施必顯問道：「小妹，這二人爾可認得麼？」施碧霞道：「我未曾會過如何認得？」施必顯道：「這位姓童名孝貞，號索命無常，乃我結拜之兄；這位姓張名順，號半節蜈蚣，是我結義之弟，我三人在此結為兄弟好不快活哩。」施碧霞道：「爾到快活，別人卻去受苦。當時李大哥是叫爾到邊關去圖上進，為何不聽李榮春大哥的話，卻來在此落草？」

必顯道：「爾還不曉得做強盜的好處哩，有時打劫客商，每嘗出去擄搶財財，無憂無慮，無拘無束，日日開懷痛飲，爾道好麼？」施碧霞道：「有這樣的好處麼？咳！只可惜了爾是個男子漢，大仇不報，不掛在心，連受恩的朋友竟亦丟開了，爾可知李榮春大哥被花家陷害，性命難保？這都是爾弄出事來連累他的。」施必顯聞言叫聲：「住了，那花子能將李榮春怎樣的陷害了？快快說來。」施碧霞遂將前後事情說了一遍。

施必顯等三人聞了此言心中大怒，大罵：「花子能，爾這狗男女，無故謀害好人，待我去殺盡花家才出得我心中之恨。」

童孝貞道：「不要性急，慢慢計議而行，若是去殺了花賊，不但不能救得李榮春與田大修二人的性命，還要害他們滿門多要吃刀哩。」施必顯道：「這句話說得不錯，只是如今怎樣的好？」施碧霞道：「我此來非為別事，因此事乃哥哥起的，只要爾前去到案辨明此事，自然他們就無事了。」施必顯道：「爾在此說呆話麼？那花錦章要害李榮春蓄心已久，我去焉能救得他？猶如蟲飛入蜘蛛網，自去尋死。」施碧霞道：「如此怕死，做什麼好漢？」施必顯道：「非我貪生怕死，還要打算才救得來。」張順道：「什麼打算？我們三人即到南京將他二人搶上山來，看其能奪回去麼？」施必顯道：「不錯，正是這樣主見。」童孝貞道：「若是只將他二人搶上山來，豈不害了他的家眷？」

張順道：「不妨，這也容易，差了幾個嘍囉扮做百姓模樣分兩路而去，將他二人的家眷先接上山來，那時還怕怎樣的？」童孝貞只是呆呆的想，張順道：「大哥何故呆呆的想，莫非不敢去麼？」童孝貞道：「怎說我不敢去？只是我們三人的形容人見了我們必然驚疑，況且各處城門甚多，豈不被人盤問？」張順道：「大丈夫做事若如此顧前慮後何事可為？到那時再作道理。」施碧霞道：「只是凡事要小心，可行則行，可止則止，不可執性而為。」施必顯道：「我們曉得，爾在此看守山寨，須要小心照顧。」施碧霞道：「我自自然曉得照顧。」張順即撥四名嘍囉吩咐他的話，叫他往揚州去接李夫人一家上山，又撥四名嘍囉往長沙府去接田夫人一家上山，八名嘍囉領命而去。

又挑選三百名勇壯嘍囉受他密計而行。童孝貞等三人裝束停當，暗藏器械別了施碧霞下山而去，施碧霞依舊男裝照管山寨不提。

且說高文傑奉了聖旨，一路馬不停蹄的趕路而來，那知卻好在路遇著三個大王。那童孝貞三人因走得口渴，只見有個涼亭，涼亭內有個義井，旁邊有個瓦罐，三人走來亭內吃水，正吃得爽快，忽聽得馬鈴響。張順抬頭一看，見那邊來了八九個人，俱是騎馬的，一個肩背上背一個黃包。施必顯道：「這個人必是京中來的，那黃包袱必是聖旨。」張順道：「我們上前去問他一聲。」說罷三人齊走上前叫道：「爾們且慢些走，留下買路錢來。」高文傑聽了大怒道：「爾這該死的狗頭休得無禮，我是奉聖旨要往南京公幹，爾敢攔我去路麼？」張順道：「住了，爾往南京有何公幹？說得明白放爾過去。」高文傑就說：「是要去正法犯官田大修並賊黨李榮春，爾們乃問則甚？」

施必顯聞言喊道：「爾這狗官，休想過去了。」用手一拉拉下馬來。高文傑大怒，罵道：「爾這該死的狗頭，敢如此大膽麼？」那八名家將一擁上前要來救主人，被張順等三人拔出器械將家人一個一個的先砍了，又將高文傑一刀砍為兩段，九個人變作□八段。將黃包解開一看，大笑道：「若是錯過此處，要救田大修、李榮春是不能的，徒費我的心機麼？」張順道：「虧了此井才能救得田、李二人，若不是有此井我們也不來吃水，如何能救田、李二人？如今將這些物事送他罷。」遂將聖旨並這些死屍望井中丟下去。此時已是夜深時候，並無人看見，三人趁著月色趕路，這且不言。

再說陳松因一心要救李榮春，所以星夜趕路，此時亦乘著月色而走。誰知忽然雲起將月迷了，黑暗之間不能行路，況且兩腳走得酸痛不能再行，只得歇歇再走。四處一看並無坐處，影影見有個墳墓，四圍似乎有欄杆，想道：「不免在此借坐便了。」遂走上前作了一個揖，通了名姓，道：「我國走路辛苦，在此借坐一回，望乞莫怪。」遂坐在一塊石板上，想起李榮春做了一世好善之人，不知他救了多少的人，今日有難就無一個人來救他，真正可歎。但我此去到京求母舅，願他為我救得李榮春才好。那陳松也是呆想，不想花錦章勢惡滔天誰人不怕，莫說他的母舅只是刑部辦事的小官，就是刑部本身也不能救得李榮春。這不過是陳松知恩報恩以盡其心而已。不知以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